夜の東京

七三一部電南◎九六四四央中話電北◎界世小路佑福内城海上在◎部業營◎部編輯

歌舞伎座

◀七月興行◀

帝劇

◀三月興行◀

有樂座

◀三月興行◀

本日の演藝

歌舞伎座

◀昼の部◀

一、菅原傳授手習鑑　寺子屋の場
二、鳴神
三、土蜘蛛

◀夜の部◀

一、菅原傳授手習鑑　車引の場
二、鳴神
三、土蜘蛛

帝劇

◀昼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夜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有樂座

◀昼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夜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本日の活動寫眞

歌舞伎座

◀昼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夜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帝劇

◀昼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夜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有樂座

◀昼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夜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本日の演藝

歌舞伎座

◀昼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夜の部◀

一、ドンブラコ
二、ドンブラコ
三、ドンブラコ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三十一號　星期三　　每日小報　　癸亥年九月廿二日　第二版

操練三圖

自治格言

四國艦隊爲甚麼要到我們的長江來，各國爲甚麼要共管我們的鐵路，不是爲的匪亂嗎，匪爲甚麼這樣亂，爲的軍閥不用力勦他嗎，軍閥爲甚麼不用力勦匪，不是爲的軍閥和軍閥私鬬嗎，直派在如今，總算是個被大家要共討的目的物了，不過討直派的，幸虧倘沒有十分實力，倘或實力雖大，而內還有一寸乾淨土嗎，試問，到了沒有乾淨土的時候，外人能容你的土不乾淨嗎，可算現在大家正在這裏操練一個亡國的資格罷了，但說操練，有分三類，那三類呢，匪，直派，反直派，

嵐曲叢話　（七）　梅厂

作法之變遷

第一段　戲劇　結構宜謹嚴

第二段　主題　第三節　結局宜警切

第四節　針線

第五段　開場　第六場　場數宜超妙

詞采宜超妙

賓白宜

優美

第四節　針線

倩香本一折，統計不過十折，中間目孔多，事實繁，而後文照應之處，

藝林小訊

上海青年小說家張毓儂，近有編輯室之創作，所集合者，多海內有名著作家，定名即曰毓儂叢書，地址在

冷雲

滑稽筆記　耐菴

有貴官，偕一富商，及其西席某，彩霞語茂才，出遊郊外，時適隆冬，天忽形雲四合，頓下雪來，阻道不能行，因避雪古刹中，廊下已先蹲一乞丐子，年在三十內外，未以爲意，會貴官忽發詩興，即命題詠，其友改字者唐詩以嘲之，大雪紛紛滿地，貴官援曰，此即千載光景，當命曰：「皇子踏雪尋梅圖」，茂才正思接續，廊下乞丐，聞富翁之語而憤極，高聲罵曰，放你娘的狗屁，思之，殊堪捧腹，且又各某甲好鬧官派，當合其妾呼大嫲爲堂翁，而稱己爲老師，妻則稱不悅之，乃改稱爲老夫人，貴官正新娶，乍見新郎扶娘，寂寞空閨怨起，

錢笔雲會六鬧戲

雙十節，友人青縣鍵向忧義員吳設宴演劇，自正午至夜半，共演二十餘齣，班底係倘小雲俞振廷原班，外約余梅及惠友數人，不佞亦爲陪客，

紅鄉思絕緣

端邸明毅，對於華匪及紅鄉，其神異處，張皇入告，謂紅鄉之願，當擊匪等團攻，當由其酋首，於華匪及紅鄉，篤信惟恐不及，每據方悬於文，昔人謂作劇如作衣，其後，剿以完全者歸碎，其後，剿以子之剪碎者使之合成，此真至理名言也，即如西廂記，不先將鄭恆安置妥帖，直至情理不合，琵琶尤甚，子中狀元，而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後，而附家鬼見，於路人，陳留至洛陽，僅數百里，而曠云萬里，梁山，此尤情理之至者，應酬所謂「甚是以作傳奇者，須將全部關目，布置周到，其起伏脈，如作文字然，前肉後均，情理周章，而後綿以針綫，則華實交茂矣，

歐浦湖拾遺

（二〇三）　海上漱夢人

第七回　肘腋變生戲如海歸天　脅肩私残尤人慟哭

因爲陰帥，不是去訪問常州舅婦，二不是當面勸問老夫，那是問拉老夫的車夫，因爲是自己的心腹，一問便知，老夫的車夫，怎能是他心腹呢，他常說鄉下七萬八低的田岸，倘且要行走，何況上海這種，坦蕩蕩的水門汀馬路，如果走不得車，步當要跑路，所以他從來不行叫過車，可是泊船的來源既多，商業計畫，何等的精括哪，黃阿狗的職業，便是收運泊船，比免有些區別，不妨待我慢慢來，

黃傅陶之「中中」等著作，皆爲騰海鋪也，

馬騰魂之「隨筆」，高天棱之「見心廬詩存」，徐碧波之「面牖集錦」，

滑稽小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三十一號　星期三　　癸亥年九月廿二日　第三版

天國重開補　（三）　姚民哀

金夫婦既有成約，金擬紙報售，得有餘暇，即就僧叩，其編述而誌之，如是者數十日，忽又來敲門而入，言編述而誌之，迫逐負債之張家婦子耳，相持於國債臨時委員會，地點在上海，時間在民國十年，事實則爲江浙兩省人士，組織和平期成會，以圖和平統一，而謀息兵，其時，余適中選，爲該會委員，會中人士，多屬名流，余以一介書生，不諳政治，不敢與聞，而該會之組織，及其經過，則知之甚詳，該會成立後，即分頭進行，一方面向南北兩政府，要求召集和平會議，一方面向各省軍民團體，徵求和平意見，以爲會議之資料，余即被派爲調查員，負責調查江蘇一省之軍民團體，其時，江蘇之軍民團體，大都主張和平，而主張用兵者，僅有少數，其中最著名者，爲江蘇督軍李純，及其所屬之將領，如張勳，馮國璋，王占元，張敬堯，張作霖，等，皆主張用兵，而李純尤爲堅決，其時，李純駐節南京，余奉命前往調查，抵南京後，即往訪之，意爲必可探得當時制度，及軍閥秘史之資料，所獲者，殊不如探知往往，專駐往訪，則是處並無是人，蓋調查之結果，知各省人民，老病閻矣，今世既病而此僧在，此行當紆道訪之，代表數人，且可稍借秋風，因以借之居址告之，劉解其疑，其時，余適患胃病，閱五日，始得晤僧，而三茅宮已荒蕪不堪，與君所遠之情形大異，隨外餘地，悉由公家主張，貨入作石稻畦，樹以千計，此則僧可目爲三茅宮之點綴，不過此主張之外，收整頓稻實起見，蘇所有周圍小徑，要以整齊爲準，務期塔塞不通，探訪數四，幸得老把關，謂欲入三茅宮，須始本門換綠小路行，以當增宮目標，方得之也，

丹爹也沾染時髦的流行病　滑稽

丹爹老爺小報上，論家許「一玉新妻，否則我小子想來得一副對聯，某小報正爲此事開打，丹爹這樣一做求，差不多要戰場上的紅十字會，你這本領，可惜，你自己的病，非進一下實際醫院不可啊，哈哈，

但是出洋人家，爲甚麼也用着軍樂隊呢，難道出洋還要管什麼熱鬧不熱鬧，就起那洋人的奧會麼，

我國舊俗，男子死後，女子不能再醮，而女子死後，男女得自由續娶，我真不懂，女子與男子，一樣個人，爲何男子能可以自由續娶，女子便不得隨意再醮呢，真怪新社會的女子，要覺我們男子隨待她們呵，

天國重開補　（三）　姚民哀

金夫婦既有成約，金擬紙報售，得有餘暇，即就僧叩，其編述而誌之，如是者數十日，忽又來敲門而入，言編述而誌之，迫逐負債之張家婦子耳，相持於國債臨時委員會，地點在上海，時間在民國十年，事實則爲江浙兩省人士，組織和平期成會，以圖和平統一，而謀息兵，其時，余適中選，爲該會委員，會中人士，多屬名流，余以一介書生，不諳政治，不敢與聞，而該會之組織，及其經過，則知之甚詳，該會成立後，即分頭進行，一方面向南北兩政府，要求召集和平會議，一方面向各省軍民團體，徵求和平意見，以爲會議之資料，余即被派爲調查員，負責調查江蘇一省之軍民團體，其時，江蘇之軍民團體，大都主張和平，而主張用兵者，僅有少數，其中最著名者，爲江蘇督軍李純，及其所屬之將領，如張勳，馮國璋，王占元，張敬堯，張作霖，等，皆主張用兵，而李純尤爲堅決，其時，李純駐節南京，余奉命前往調查，抵南京後，即往訪之，意爲必可探得當時制度，及軍閥秘史之資料，所獲者，殊不如探知往往，專駐往訪，則是處並無是人，蓋調查之結果，知各省人民，老病閻矣，今世既病而此僧在，此行當紆道訪之，代表數人，且可稍借秋風，因以借之居址告之，劉解其疑，其時，余適患胃病，閱五日，始得晤僧，而三茅宮已荒蕪不堪，與君所遠之情形大異，隨外餘地，悉由公家主張，貨入作石稻畦，樹以千計，此則僧可目爲三茅宮之點綴，不過此主張之外，收整頓稻實起見，蘇所有周圍小徑，要以整齊爲準，務期塔塞不通，探訪數四，幸得老把關，謂欲入三茅宮，須始本門換綠小路行，以當增宮目標，方得之也，

丹爹也沾染時髦的流行病　滑稽

丹爹老爺小報上，論家許「一玉新妻，否則我小子想來得一副對聯，某小報正爲此事開打，丹爹這樣一做求，差不多要戰場上的紅十字會，你這本領，可惜，你自己的病，非進一下實際醫院不可啊，哈哈，

但是出洋人家，爲甚麼也用着軍樂隊呢，難道出洋還要管什麼熱鬧不熱鬧，就起那洋人的奧會麼，

我國舊俗，男子死後，女子不能再醮，而女子死後，男女得自由續娶，我真不懂，女子與男子，一樣個人，爲何男子能可以自由續娶，女子便不得隨意再醮呢，真怪新社會的女子，要覺我們男子隨待她們呵，

黃種三十二本

說明書

第一廿二廿三廿四回

真有宿業第十一集說是納蘭姑娘既此消息芳心必慌即來告其妻意將兩遺之事利與白報展現急來救救汝很於相信命自去男人其妻白報展現急來救救汝很於相信命自去男人其妻白報展現急來救救汝很於相信命自去男人其妻